



阿 Q 正傳

魯迅原著 田漢編劇

阿 Q 正 傳

五 幕 劇

魯迅原著 田漢編劇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阿 Q 正傳

魯迅原著

田漢編劇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〇五八號)

北 京 東 四 西 條 胡 同 四 號

華 文 印 刷 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60) 字數：65 千

開本 311/32×431/32 1/32 印張 3¹¹/₁₆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 (6)0.85 元

138
0805

97810

內容說明

這是根據魯迅的“阿Q正傳”、“孔乙己”、“風波”、“故鄉”等小說編寫的劇本。劇本主要是寫辛亥革命時期雇農阿Q屈辱一生的歷史。這劇本在最近十多年來曾在全國各大城市上演，受到廣大觀眾歡迎。

定價三角五分

登場人物

(以發言先後爲次序)

紅鼻子老拱

航船七斤

藍皮阿五

閨土

酒店蕭老板

孔乙己

阿Q

王癩翁

陳菊生

小毛

錢大少爺

小尼姑

吳媽

趙少奶奶

小D

鄒七嫂

趙秀才

趙太爺

趙司晨

趙太太

地保

巧兒

六斤姑娘

九斤老太

八一嫂

七斤嫂

楊二嫂

張二姑娘

錢太爺

其女

老尼姑

魯大

伙計

單四嫂

趙七爺

麻子阿四

趙白眼

徐二虎

劉子貴

吳之光

看守甲

看守乙

馬育才

紅眼睛阿義

典獄長

法官

其他

第一幕

紹興一村鎮酒店——咸亨字號前，牌上寫「不二價」一類字樣。

紅鼻子老拱伏在櫃台邊捧着一碗黃酒，閉着眼睛，嗚嗚地哼着小曲。

老拱 七月裏來菜花黃，單四嫂房中想想情郎……

七斤 （拍了老拱一掌）喂，老拱！單四嫂的情郎是誰啊？

老拱 （拍着胸）當然是我哪！

阿五 （還有青年農人的天真）得了，別胡說八道了，單四嫂子丈夫死了，帶着孩子守節，人家滿好的。

老拱 咦？她什麼時候看上了你了，要你你替她說話？我看呐，世界上就沒沒有寡婦不偷漢漢子的。（舌子有點轉不過來，抓了一粒茴香豆丟到口裏，又喝了一大口酒。）

七斤 這更胡說了，寡婦不偷漢子的多着哩。老拱，我看你老酒差不多了，回頭小心滾到河裏去，現在正漲潮哩。

老拱 不要緊，七斤哥，我沒沒有醉，老板，再來一碗。

七斤 好吧，老拱，我同你擗一拳。全福壽，桃園……

老拱 （應戰）來，全福壽，八仙，全福壽，兩相好！……

閨士 （對阿五）老拱倒還是這樣快活。

阿五 他能有什麼心事？光棍一條，做一天吃一天。

蕭老板 （從櫃台內）閨士，你從前不是也挺歡喜鬧的嗎？現在真是當了老板了，規規矩矩的。

閨士 （搖搖頭）誰像蕭老板本錢大，牌子老，我那真是沒有法子，您想這年頭收成又不好，幾粒穀子挑出去賣吧，這一樣捐，那一樣捐的；不挑去賣吧，欠人家的債又逼的緊，並且一家七口又吃什麼呢？沒有法子，我只好把幾畝地乾脆押給人家，挑起這副貨郎担，做小生意。

蕭老板 你那位姓魯的老朋友不是勸你到上海去嗎？

閨士 （喝了一口酒）說是說過的，不過肚皮裏沒有墨水的人，到外面去又能幹點什麼呢？

七斤 媽媽的，我們要能上幾年學就好了。

蕭老板 這年頭書深字識的，也鬧着沒有飯吃，自從廢了科舉，好些舉人秀才都閑着哩。

閨士 不過總是多識幾個字的好。

阿五 (端起杯子，指外面) 好什麼！瞧，識字的朋友來了。

大家望去不覺大笑，來的就是那位破長衫朋友孔乙己。

孔乙己 (他挨近櫃台) 老板，燙兩碗酒，一碟茴香豆。(在櫃台上擺出九文大錢。)

蕭老板 (數了一數，望望水牌) 你上次還欠了我們三個子兒哩，孔乙己。

孔乙己 那麼，給我燙一碗吧，其餘的扣上回的賬。

老拱 (轉過臉來注視着孔乙己的臉) 孔乙己，你又偷偷了人家的東西了，是不是？瞧你臉

上添了新新的瘡疤了。

孔乙己 (睜大眼睛) 你們憑空地污人清白！

老拱 你的烏烏清白！前天有人親眼看見錢太爺把你吊吊着打哩。

孔乙己 (損了他的自尊心) 哼，我們讀書人竊書，可跟偷人家東西的不同。

老拱 哼，『偷偷』跟『竊』還分啥貴賤哩。讀書人又怎麼樣，肩膀不能挑，手不能提，還不如像阿Q那樣，一個大字不識，撐船船就撐船，割麥就割割麥，舂米就舂米，樣樣來得。

阿Q赤着膊，走進來。

七斤（故意讓他聽見）對，阿Q做事真能幹。

阿Q（得意地丟了幾文錢在櫃台上）喂，燙兩大碗酒來，一碟鹽水筍。（他也知道欺負可欺的人）喂，孔乙己讓開！

孔乙己對於這被人和他相提並論的『新來者』，投以不屑的眼光，但他讓開了。

阿五（慢慢地）蕭老板，你屋頂上什麼時候開了這麼大天窗？

蕭老板（一時沒有悟到）咦？哪兒開了天窗？

阿五沒有開天窗，怎麼屋子裏陡然亮起來了？

酒徒們哄然笑了。

阿Q（知道是笑他的癩瘡疤的，不覺生氣了，怒視阿五）哼！

阿五哦，我當開了天窗，原來阿Q哥來了。

阿Q（不屑地）你不配！

老拱（笑）孔乙己，老看見你搖頭晃腦，踱方方步，裝讀書人，可你究竟識不識字呀？

孔乙己（也不屑地）哼！

老拱『哼』什麼呀？你不服就讓我考你一考：電光燈的燈燈字怎麼寫的，你說？

孔乙己 還有什麼難寫，瞧，（他用手蘸着酒在櫃台上寫）火字旁，一個五穀豐登的登字。

阿 Q （把他那碗酒端起來，向孔乙己兜頭一潑）你媽媽的！

孔乙己 （吃了一驚）我告訴他們寫燈字，關你什麼事？

阿 Q （急了）不關我事？（但又不好說出理由來。）

孔乙己 （也氣急了）你說關你什麼事？關你什麼事？『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不讓我孔某寫，我孔某就不寫了嗎？（仍寫）你們大家看，燈字是這樣寫的，火字旁一個……

阿 Q （一把抓住他的破長衫）孔乙己！瞧我撕破你這件短命長衫，你寫不寫？

孔乙己 （這可中了要害了，他趕忙退讓，好在他不難找到理論根據）好，好，不寫就不寫——『君子不跟牛鬥力』！

人們拍手大笑。

老拱 （對阿五們）妙妙極了。喝一杯，喝喝一杯！

阿 Q （進攻地）什麼，你說誰是牛，誰是牛？

孔乙己 （因為究竟是知識份子）哦，我，我又沒有說你是牛。（他趕忙抓了一把茴香豆，喝了一大口酒，預備逃走。）

阿 Q 那麼誰是牛？

阿 五 （一面喝酒，一面正很關心地念着牆上的告示，至是一把抓住了將逃的孔乙己）孔乙己，不要走！

孔乙己 （憤然）爲什麼你也來欺負我？我又沒有惹你？

阿 五 不是欺負你，我想請教你哩。

孔乙己 （不覺氣壯）你要請教我什麼？

阿 五 喏，你來念念這告示，好幾個字它不認識我，是不是又要加什麼短命捐了？

老 拱 （聽說加捐，酒也醒了，睜着矍鑠的眼，也望着告示，但只有告示認識他）孔乙己，快快點念吧！

阿 Q （更是誠惶誠恐，不知這些方塊字裏藏有什麼雷霆萬鈞之力，他不覺也迫切地叫了一聲）孔乙己，

孔先生，你給念念吧。

孔乙己 （覺得自己的地位陡然地增高了）好，你們聽着：

『自從甲午一役，迄今一十六年。

國家臥薪嘗胆，思復已失主權。

不幸庚辛之際，誤於義和匪拳。

皇上雖在沖齡，揮戈急欲回天。

製造洋槍洋砲，酌加田賦房租。

凡爾愛國臣民，

凜此其各勉旃。』

在孔乙己念着的時候，王癩鬚也來了，聽了一會兒，身上發癢，躲到牆邊太陽下脫衣服去。

孔乙己（向呆着的大家）聽懂了沒有，你們？

老拱聽倒是挺好聽的，意思可不大懂。

閨士他媽的，反正沒有好事。

阿五孔乙己，你說說。

阿Q孔先生，你說說。

孔乙己你們聽啊。從甲午年打仗，到現在十六年了。

老拱對哪，我弟弟是甲午午生的，他今年十六了。對的：孔乙己，你說。

孔乙己國家臥薪嘗胆，想要恢復已經失掉的主權。

閨士就是把人家搶去了的中國人當家作主的主權依舊要轉來，對嗎？

孔乙己（點頭）對的。

閨士可是即便皇上作得了主，我們還是作不了主。

老拱那麼，什麼叫臥薪嘗胆呢？

蕭老板咳！這還不懂，這是我們紹興的故事嘛。『越王勾踐臥薪嘗胆』的廟戲你沒瞧過？

孔乙己 一點不錯，這下面說，不幸到了庚子、辛丑之間國事給義和團弄糟了。

阿五 他媽媽的，不是他們自己弄得一團糟，義和團才起來的嗎？

孔乙己 現在的皇上雖在『沖齡』。

阿五 掉什麼鳥文，你說什麼叫『沖齡』吧！

陳小毛與另一小孩坐在地下玩石子。

孔乙己 （把小毛拉過來）那是說皇上雖還是像陳小毛這樣的『小把戲』，却很想雪『會稽之恥』，可是要雪恥就得造槍砲，要造槍砲非錢不行；到哪兒去弄錢呢？於是乎……

閨土等 （同聲）……就得加田賦加房租！（大家同聲歎了一口氣。）

老拱 要捐就捐趙太爺錢太爺的吧！偏偏他們田地越多，捐捐得越少。

阿五 我種趙太爺的田，他們真不含糊，上面加他們的捐，他就加我們的租子。

陳菊生——一頭爲幹練的農民走過，見小毛拉住他。

陳菊生 小毛，哪兒不找你，你又在這兒鬧了，快回去，你娘舅來了，你媽媽等你上外婆家去。

小毛 好，我就去。（他跳着走了。）

阿Q 菊生哥，來喝一杯。

七斤們 對哪。菊生，來喝一杯。

陳菊生 不行。我今天有事。調查員下鄉了，我得去見見他哩。（說着匆匆地走了。）

七斤 （歎息着）瞧菊生同趙太爺的官司吧。還不是爲加捐才鬧起來的。

閻土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中國弄得這個樣子，若是真去報仇雪恥的話，不要說

要我們捐錢，就是捐性命也幹，就怕的他們拿了錢不辦好事。

蕭老板 聽得老輩說，當年中國要籌辦海軍，各省募海軍捐，我們縣裏也派得不少，後

來你們猜這筆錢用到哪裏去了？

老拱 用到哪裏去了？

蕭老板 據說是給太后老佛爺拿去修御花園去了。

阿五 那麼，現在捐了錢，還說不定是拿去給小皇帝買糖吃哩。

閻土 就是認真買槍砲吧，又知道是拿去打誰去？

阿五 記得我小時候的先生才缺德哩。他讓我到山裏去找一根好棒棒，我當是防賊的

哩，東找西找找了一根好結實的柞樹條子交給先生，哪知先生就拿這根柞樹條子揍

我們。

七斤 哈哈。可是咱們中國也實在給人家欺負得太利害了，外國兵船打寧波定海的時

候，我爸爸正在那兒做生意，我那時還小，記得死的人真不少啊！……現在我們給人家逼得更利害了，難道我們真安排做一輩子奴才呀？

大家 對呵！

王 翳 （指著阿Q冷然地）告訴你們一個法子，只要學學他就沒事了。

大家 （注意這獻策者）學他？

王 翳 阿Q有一個很妙的法子，挨了揍又不敢還手的時候，他只要這麼一想：『我這下總算給兒子打了，現在真不成一個世界！』他心裏就舒坦了。就好像別人輸了，他反而贏了似的。……

大家 （笑）對呀！他是有這麼一個法子的。

王 翳 那麼行了。只要大家都像他這樣想，不管是給哪一國打敗了，都滿不在乎了。

老 拱 （拍手）對哪，那都成了兒子打老子了。

大家 哈哈哈哈哈！對。你儘管勝了，你是我兒子。

阿 Q （最看不起王翳的現在反被他取笑了，大憤，將衣服摔在地上，對王翳吐了一口沫）呸！你這毛蟲！

王 翳 （輕蔑地抬起頭來）癩皮狗，你罵誰？

阿 Q （這次出乎尋常地武勇）誰認罵，我就罵誰。